

ラオスに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というんですか

假如 真有时光机

村上春树



假如真有时光机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假如真有时光机 / (日) 村上春树著 ; 施小炜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5

ISBN 978-7-5442-9249-8

I. ①假… II. ①村… ②施…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423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17

RAOSU NI ITTAI NANI GAARU TO IUNDE SUKA? — KIKOBUNSHU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5 Haruki Murakami

Photography © Hirotsugu Okamura, Kyoichi Tsuzuki, Eizo Matsumura, Yoko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假如真有时光机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249-8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Contents

- 1 查尔斯河畔的小径
波士顿1
- 15 有绿苔与温泉的去处
冰岛
- 51 想吃美味的东西
俄勒冈州波特兰·缅因州波特兰
- 71 两座令人怀念的小岛
米克诺斯岛·斯佩察岛

- 99 假如真有时光机
纽约的爵士俱乐部
- 113 拜访西贝柳斯和考里斯马基
芬兰
- 133 伟大的湄公河畔
老挝，琅勃拉邦
- 157 棒球、鲸鱼和甜甜圈
波士顿2

171 白色道路与红色葡萄酒
意大利，托斯卡纳

187 从漱石到熊本熊
日本，熊本县

225 后记



查尔斯河畔的小径

波士顿 1



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在波士顿近郊生活了大约两年（后来又在那里生活过一年）。自那以来到今天，说起情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无论怎么说都是查尔斯河滨的道路。只要情况允许，一年之中几乎每一天，我都会穿上慢跑鞋在这条路上奔跑。偶尔也会为了做速度练习，绕着塔夫茨大学的四百米跑道转圈，但基本上，这条长长的河畔道路就是我的地盘，我的主场。

从我在剑桥市的寓所到这条河边有将近两公里，跑步过来约莫得花上十分钟。要跑到河边，途中得穿越一条路幅颇宽的大马路，叫马萨诸塞大街，但除此以外，一路上都没什么车流，都是闲静的住宅区内的生活道路。有几段街树繁茂的平缓坡道，忽而上忽而下，跑过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那些古老的砖瓦建筑，查尔斯河就会出现眼前。这条大河优美地蜿蜒穿行于茂密的绿色之中，又长又宽的漫步道在两岸延绵不绝。几座桥连接起两岸的道

路。沿河畔而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附近，这条河就成了波士顿闹市区与剑桥市之间的自然边界。跑到这里，渐渐地便可以望见大西洋了。

夏日里，街树在这条漫步道上投下鲜明而阴凉的树影。波士顿的夏天毫无疑问是个明亮绚烂的季节。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们为了划船比赛在玩命地练习。女孩子们将毛巾铺在草坪上，大方地穿着比基尼，边听 iPod 边晒日光浴。卖冰激凌的摊贩摆好了售货小卡车。有人弹着吉他唱歌。狗儿追逐着飞盘狂奔。然而很快，新英格兰那独特的短暂美丽的秋天就将取而代之。包围着我们的排山倒海的浓浓绿意，将一点点地让位于浅淡的金黄。然后到了在慢跑短裤外面加一条运动裤的时候，枯叶随风曼舞，四下里传来橡子敲打柏油路面发出的坚硬而干脆的“咚咚”声。到了这时，松鼠们神色都为之一变，开始四处奔忙，收藏过冬用的食粮。

万圣节一过，这一带的冬天便如同干练的税务官，寡言少语却确实无疑地到来了。吹过河面的风冷得就像刚刚磨亮的砍刀，锋利难当。我们戴好手套，将绒线帽子的帽耳扯到耳朵下边，时不时地还会戴上口罩外出跑步。倘若只有冷风倒也罢了，忍一忍好歹还能挺过去。最要命的是大雪。积雪没过多久就变成

巨大而光滑的冰块，堵死了道路。于是我们只好放弃跑步，或是在室内泳池里游泳，或是骑在那无聊至极的健身单车上扎扎实实地调整体力，静静地等待着春天到来，冰消雪融，再次在河边迈步奔跑。

这就是查尔斯河。人们来到这里，按照各自的风格度过河畔的时光。或是悠闲地漫步，或是遛狗、骑车，或是慢跑，或是玩轮滑鞋。（干吗要“玩”这么吓人的玩意儿，老实说，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们仿佛是被某种东西吸引，聚集到这缓缓流淌的河流沿岸来。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大量的水，对人们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呃，“对人们来说”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至少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假如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水，我就觉得自己正在点点滴滴地丧失某些东西。这同热爱音乐的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时间远离音乐，感受到的心情大概有些相似。而与我生于海边长于海边的事实，或许多少也有关系。

总之，来到河畔，开始在朗费罗大桥附近的漫步道上奔跑，我便仿佛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一般气定神闲。这种“气定神闲”的状态如果用稍长些的句子，添上汉字细加解说的话，那就是，我

突然实实在在地有一种感受：“哎呀，我这个人，就这么无所用心地——实际上却不容分说地怀揣着末端的自我——作为非理性的微末杂多的众生之一，生存在这里。”然而要将这种事一件件道出，可就说来话长了，只好用“气定神闲”来概括。

水面日日微妙地变化，改换着颜色、波浪的形状与河水的流速。于是，季节确实实地改变着河岸周边的植物与动物的模样。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云朵不知从何而来，飘然现身之后又不知所终。河流沐浴着阳光，忽而鲜明忽而暧昧地将那白色的光影投射在水面上。季节变换，风向仿佛切换了开关一般随之改变。根据那种触感、气味与方向，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季节推移的刻度。在这样一种伴随着真实感的流变中，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自然那巨大的拼图中微小的一片，就像朝鲜壮观的大型团体操中的一员。姑且不论这样比喻是否合适，大体可算是不赖的心情。

马萨诸塞州从波士顿到剑桥这片区域，对慢跑爱好者来说是相当理想的场所。尽管我不会断言波士顿是慢跑圣地，但这座城市的慢跑者与其他城市相比肯定多出不少。因为在波士顿，有一批为数不少的追求健康，并不厌其烦地为此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知



查尔斯河畔的漫步道

性专业人士（从前好像把这种人称作雅皮士来着），因此这座城市里有很多装备齐全的慢跑器材店。此外，以慢跑鞋制造商“新百伦”为首，这一带分布着好几家生产慢跑器材的本地企业。而且最为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波士顿拥有波士顿马拉松。

到了三月，坚硬的雪终于消融，化雪后的泥泞也已干透，等到人们脱下厚厚的大衣蜂拥而至，来到查尔斯河畔时（河畔的樱花怒放还需要等待时日，这座城市的樱花要到五月才开），仿佛是感觉“呵呵，差不多万事俱备了嘛……”，波士顿马拉松便登场了。这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马拉松大赛，我总共参加过四次（到今天为止总共跑过六次），即在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三年那次十分遗憾，我因为忙于写小说放弃了出场。尽管事出无奈，还是让人难掩寂寞。细细想来，这马拉松大赛于我而言，说得夸张一点，已经变成了类似精神上的故乡一般的大赛了。

势必有人要问，那么，与其他马拉松大赛相比，波士顿马拉松到底有什么地方，对你来说居然如此精彩美妙呢？其中自然有许多理由。但假如有人说，没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就举出一个来得啦，恐怕我会回答：“无论怎么说，其中首先有一种情景上的魅力。”千真万确，其中确实有一种情景上的魅力。

比赛路线以一个叫霍普金顿的郊外小镇为起点，然后穿过漫长的绿色田园风光，跑过潇洒的高级住宅区，右转九十度，越过传说中的撕心裂肺坡（当然并非真的撕心裂肺，仅仅是令人难熬罢了），很快便进入波士顿市区，在距离起跑点二十六英里多的闹市区摩天大楼前戏剧性地结束赛程。春天的马萨诸塞景致固然美丽，不过实话实说，倒也并非美得无以言表。风景更加美丽的场所在别处也有的是。

尽管如此，这二十六英里的比赛路线中似乎还是有某种东西勾魂摄魄，将我们的心灵深深透入眼前循序展开的风景。我跑过纽约城市马拉松，也跑过火奴鲁鲁马拉松，这些比赛路线也各有各的美，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我觉得，波士顿马拉松沿途的风景似乎有其他赛事无从得见的独到之处。那究竟是什么？每当奔跑在比赛路线上，我总会思考：“这情景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竟如此特别？”于是有一次，我陡然想到：这情景之中——用这么复杂的词实在抱歉——无疑有一种类似“概念设定”的东西。这样说不太好懂。该怎么说呢？倘若用英语来表达，determination 一词可能比较接近。也就是说，从这种情景中，可以清楚无误地感受到一种明确的决定，这便是我们心中的马拉松。

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如此决定的，我当然不得而知。但是，那东西的的确确就在那里。而我们这些跑者能在那种确定的概念中，一边奔跑，一边使感情同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论怎么说，还是得承认它有某种特别之处。

也许你会说：“哼，不就是一场马拉松赛嘛，居然还有什么‘痛下决心’的概念，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心情，我也并非不能理解。不过这个赛事拥有的这种派头，在某种意义上，与新英格兰这个地方拥有的派头是重叠交融的。我以为这些风景与决心，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之都是表里一体的，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这大约是历经百年的漫长岁月，由芸芸众生的温情呵护、认定“越旧越好”的波士顿人特有的顽冥，潜移默化、扎扎实实打造出来的决心。总之，我至今仍然能在心里依照顺序回忆起沿途的景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那里有那个，这里有这个”，就像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生平第一次与恋人约会走过的路线。

跑完比赛，便直接赶到卡普利广场的 Legal Sea Foods 海鲜餐馆，先喝一杯山姆·亚当斯啤酒，然后吃清蒸小圆蛤。看到我脖子上挂着的完赛奖牌，女服务员便说：“Oh, you are one of those crazy people, aren't you?” 哦，你也是那群疯子中的一个嘛。对，我也是其中之一，谢谢。直到此时，真实感方才涌上心头：“啊，



在跑波士顿马拉松的作者，迄今为止一共参加了六次